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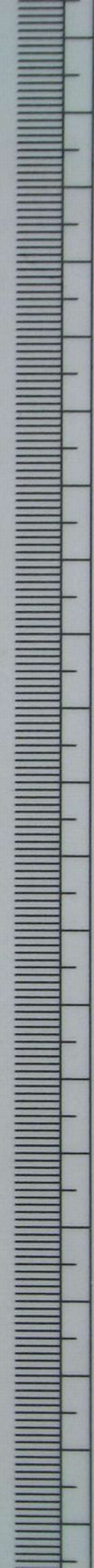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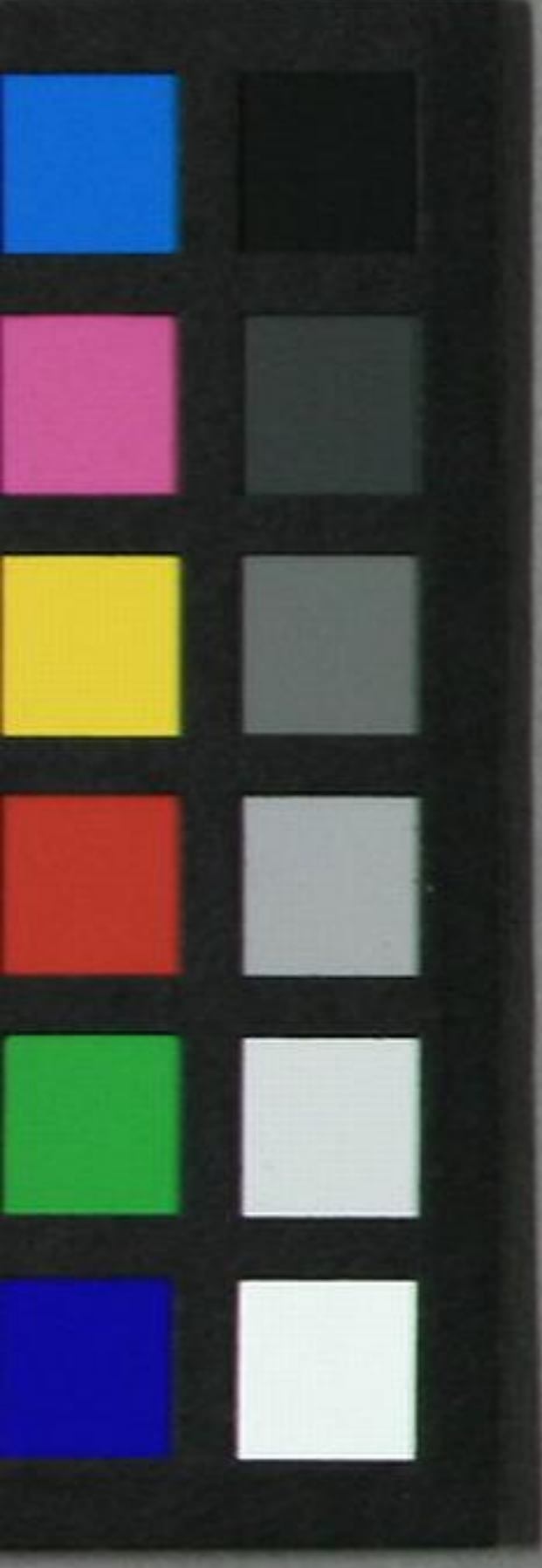
七十九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79



45

50

55

6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刀博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開元正月不滿一年
始癸亥十一月終甲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使泚又
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史言臯以此發身
使疎吏翻泚巨禮翻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
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治靈州鹽州治五原縣夏州
治朔方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本治

坊州時徙治廊州夏戶雅翻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賊曰漢

谷道險狹 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
本翻賊古衙翻漢谷在奉天城西北恐為賊所邀不若自

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010190608552

1821-79

宋紀傳書作呂本
皆事綱目城攻

從字音
末在注

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避剽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柏城四
 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臥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倚居
 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
 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
 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
 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
 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
 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
 傷甚眾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
 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國而德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遺
 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軀七
 使疏吏翻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神策河北行營節度

使李晟疾愈是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聞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
 帥請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
 沮在呂翻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
 信使說之說式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
 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沈存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解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
 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恒戶上
 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陝失冉翻敷與揚同以軍事委都防禦
 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
 使朱泚攻圍奉天經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為經月城中資
 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脚子是也覘丑廉翻其人懇以苦寒

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為辭跪奏乞一襦袴襦汝朱上為之尋求不獲為子竟憫默而

遣之憫者矜其寒默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絕

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

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

厚短肥而庫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

一名葑一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

采葑謂之蕪陸璣云封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

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

早降以救室家降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

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軍尚欲

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開元八年析

津以西為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河東縣自蒲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

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晟成正翻旬月間至萬餘

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

援軍于七盤使疎吏翻將即亮翻又音敗泚將仇敬仇敬即仇敬忠此因

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種章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

上元元年置鎮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

年為眾所服潼音童近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

州走行在華戶化翻下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

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還從宣翻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

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泚且禮翻又音元光皆擊却之賊

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鎮國軍節元光乃

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

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燧音遂彙于季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

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

異本香
作倍紀
事本末

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於是泚黨所據，惟長

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

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玄宗所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所遣兵皆晝

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

各數丈。高居傲翻，廣古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異曰：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裹以兕革。史

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昌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裹雲梯以兕革，不過用牛皮耳。兕序姊翻。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

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洵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本

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開

元開乃度梯之所，倭。度徒洛翻，倭桑故翻，向也。鄭玄曰：攻城攻其所倭，倭猶喬也。廣城東北隅三十步。

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

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譟則窳翻，瓌古回翻，迅疾也。

泚推雲梯。推吐雷翻。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輻。輶扶輻

云：翻輻於云，翻輻輻攻城車也。兵法：修輻輻距埋者三月而後成。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

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

可勝數。塹七艷翻，勝音升。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

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

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實食實封也。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

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

所喝轉階，勳於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

背，歔歔不自勝。瑊古衙翻，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

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譟則窳翻，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

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輾者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瑊等所鑿，以迎雲梯者也。

新舊傳本
下有十
字本
一作本
作本

火從地中出火亦渾城等所蓄以待雲梯者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

以膏油謹呼震地謹許元翻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

里問音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

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將即亮翻

偽于入夜泚復來攻城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矢及御前三步而墜

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趣七喻翻並北山而西並讀曰傍步浪翻

先遣兵馬使張詔微服間行詣行在問古莧翻藏表於蠟丸詔

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詔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詔得

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塹七飽翻呼火故翻使疏吏翻城上人下

繩引之比登比必利翻及也身中數十矢中竹仲翻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

大喜昇詔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昇音余又羊茹翻癸巳懷光敗泚兵於

醴泉敗補適翻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此且禮翻又音此泚既退從臣皆賀從才用翻泚

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

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使疏吏翻泚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

而受諫何至追仇陸贄之盡言乎忤五故翻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萬當作万莫北翻俟

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重圍既解重直龍翻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

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呼火故翻奉天

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

屬在城者皆給月俸將即亮翻俸扶用翻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

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

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以此觀之趙贊輩不足責也村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致力

膽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復扶又翻泚曰朕嘗

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

強授之則人懼強其兩翻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邪音耶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即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涇原卒

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下有日
紀事本
末陸本
皆同
萬方同
字說詳
于聚紀
六標記

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此且禮翻。又音粗。讀與麤同。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難乃且翻。下同。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數所角翻。且曰

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禮絕百僚。謂之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翊式丙翻。翊戶萌翻。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乖方猶言失所也。度支賦斂煩重。

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度支指洛豈不殆哉。殆危也。雄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下同。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

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懷光矜功。厚望其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遙翻。詔懷光直引軍屯

異本有訪
下紀事
本末同
舊書有
紀傳有
問字有

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晟成正翻。使疏吏翻。難乃且翻。此且禮翻。又音此。重直龍翻。怏於兩翻。曰。吾今日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鎮濤斜西北。留二日。乃行。

反與朱泚連兵張本。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泚。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使疏吏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漢州。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即亮翻。叱尺栗翻。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盱眙。唐初屬楚州。少始照翻。盱音怡。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

數十。修塢壁。此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呼廣翻。近其斬翻。通俗文。營居曰塢。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禦寇盜也。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峴戶蹇翻。樓堞相屬。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以備車駕度江。

州少始照翻。盱音怡。音吁。盱音怡。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

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混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鹽鐵使包佶佶巨有錢帛八百萬。

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言收復未欲彊取之。疆如信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

遊悉收其錢帛。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彊收之。今從舊傳。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信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元上

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即今所置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治為州城。縣元治鳳凰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楊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

遣使間道貢獻。曹王臯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臯悉心于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問古覓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汴皮變翻。朝直遙翻。趣送喻翻。下同。臯

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郵音尤。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曩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

接下從諫。乃上疏。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

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惡烏路翻。下同。去羌呂翻。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夫音扶。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音蒲。妹翻。人之所歸則植。植立也。人之所去

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趣音趨。也。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也。頗究羣

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

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朝直遙翻。否皮。鄴翻。糅女救翻。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

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近其。斬翻。事有

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詰去。吉翻。贄又上疏。疏上

全唐文
生上有

音並 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洞言

也。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記禮運以爲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

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

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否皮鄙翻下同夫音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

必說而奉上矣。說讀曰悅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

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德宗之失又曰。舟即君

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

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

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又曰。陛下慣習俗

以妨理。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爲治任削平而在弱。以明威照臨。以嚴

法制斷。亂翻丁流弊自久。浚恒太深。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

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恒無所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

禍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攝君臣意乖上下情隔

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

初年陸贄爲監察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朝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

臨問。此可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羣臣跼蹐趨退。蹐音脊亦不列事奏陳。軒陛

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既殊

師錫。書堯典師錫帝曰孔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

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

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

知。方謂太平可致。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贊言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

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塞悉則翻人之情僞。

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八

異本全
唐文及
綱目紀
專本末

異本全
唐文及
綱目紀
專本末

全唐文
信下有
目下事
本末陸
本皆同

案異本
及全居
文作有
補無天
乃寬大
理明順

全唐文
蓋謂文
理亦頗
子注頗
者誤

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好呼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自掩者也。被皮義翻。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少詩沼翻，街音炫。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子孔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敷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詳也。費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折之，舌翻復扶又翻。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言人君所爲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鼓翻，或讀如字。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因德宗之言以爲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上意。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諱翻。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詩：烝民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蓋爲子，僞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又曰：侈

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全唐文
有考字
紀事本
末同本
新舊本
但字以
謂全字
以文作
寫作

言無驗。不必用。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質言當理。不必違。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蕭復之諫。幸鳳翔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寶滂之苛征。重欵是也。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此毘至翻。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悉景。謝察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順字。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恒戶登翻。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愎符逼。翻狠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願望。畏慊。慊奴亂翻。

全唐文
不作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翻。又初教翻。此所謂勦說者。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折之舌翻。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度從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慊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黎獻衆賢也。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古至今。亂多治少者。正以下悖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上刑故也。以之與。又曰。昔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晉趙文子名武。其言

而辭義相去遠矣。為晉正卿。晉國以疆諸侯不叛。訥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絳侯事見漢文

者質樸。訥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

舜所病。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詰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德宗所以成段平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

諫者之狂。認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極言納諫之

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

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

納諫之德光矣。讜音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

表。暴揚盧杞等罪惡。數所角翻眾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

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恩州屬漢合浦郡

同陸專綱唐字盛斯有從作異
本本日交立德皆一有下賢本
皆本末紀及全八為于有能容

同事作異
本官本
末紀考

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白謂

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

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

置象郡。今州即其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漢

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接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

州至京師。五百里。趙贊為播州司馬。播州隋牂牁郡。京師宦者翟文秀。上

所信任也。翟長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亦為于乙丑。以翰

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

職方郎中。祠部屬禮部。掌祠祭。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贄

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上時掌例加兩階。今翰林獨

遷官。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

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先悉薦望先錄大勞。次徧

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

俊。李納。赦其罪。說式芮翻考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

及赦書出。始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

明言之耳。

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邳說悅曰

朱滔等做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也以左將軍

力赴救。幸而解圍

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

第三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入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

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

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瑄古縱翻悅猶豫不決。

密召扈寧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

朝武侍郎猶天朝兵部侍郎也朱滔昔事李

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

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

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瑗于眷翻泚既

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瑗于眷翻雖勸以忠

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

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

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

觀時密勢量度彼己世不

為無其人特其言有用不用耳泚且禮翻又音此邪音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

沒翻幽陵即幽州坰古煇翻邑外謂之郊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河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

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

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

勞力到翻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

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寧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

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

粵五各翻瑄古瑗翻司刑員外郎猶天朝刑部員外郎武俊曷

以宰相處事失宜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恐禍及身。又入郎困於重圍

重直龍翻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我曹何得不悔過

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

事見上卷况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

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洛州東都也衡讀曰橫吾屬皆為虜

九葉注
卷已見上

紀事本
末等字

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

兵。擊而滅之。同相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

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

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給蕩亥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私從才用翻。復扶又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紇下沒翻。瀛州治河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度使鎮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

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

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

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

請罪。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

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

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

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於鄆州。少始

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令力丁翻。使也。卷讀與捲同。誥疎疎翻。鄆音運。

播。罷為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

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陸贄言於上曰。

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

罪己勃興。左傳。城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

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

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

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

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

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令力丁翻。下遐稼翻。將即亮翻。術者上言。國家厄運

宜有變更。以應時數。上時掌翻。下贊上音同。更工衡翻。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

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畧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

始於開元五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

元五年

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及

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

太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稱尺證翻。下美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

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

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

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撰如。免翻。贊上言。

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

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埋。疵才支翻。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

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

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

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

全唐本

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也。構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

構。丕構之。語本諸此。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宗者百世不毀之廟。遠廟為祧。祧他彫翻。越在草莽。用左

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

以示天下。徵證也。明徵其義。言無所掩覆也。小子懼德。弗嗣。懼已德。弗能嗣承。先業。嗣祥吏翻。罔敢怠

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用禮記魯哀公之言。長知丈翻。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

易以。鼓翻。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告成王之語。不恤征戍之勞苦。

遂用興戎。戎兵也。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

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

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

除也。陸德明曰。田廢生草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眊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離力。智翻。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

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馴從也。言

從此而致。

備書本 紀及全 唐文編 皆作類本

亂萬品失序。九廟震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

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耐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耐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耐高宗皆為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耐孝敬帝由是為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耐中宗遂為七室

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耐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耐正室諡為獻祖并諡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耐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祧獻懿而耐玄宗肅宗代宗

崩又遷元皇帝而耐代宗自是常為九室上累于祖宗累力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覲他

也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改淵為泉自今中外所

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懼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強藩悍將

聞之宜其感服易心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弘大如能效順亦與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

罪祖宗朕不敢赦此等言語可與誥誓相表裏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

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所以攜從逆之黨將

即亮翻下同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

難功臣所以作勤王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

類悉宜停罷所以順人情之欲惡墊陌錢即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權古岳翻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李抱真入朝為上言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史究言與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即官出使耳恒戶登翻使疏吏翻朱泚更國號曰漢

納見赦令皆去王號呂光上表謝罪上時惟李希烈自恃兵彊

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

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顏真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遙翻希烈遂即皇

全唐文 累作 貌作 全唐文 泉深文 紀作 泉深文

全唐文 紀作 泉深文

全唐文 并作及

亂萬品失序。九廟震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

帝位。天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

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

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李緩新書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

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

峯。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

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

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使

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

壽州。後之江都。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往也。淮南節度治江都。建封遣其將賀

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蘭祥傳。其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

能。遇遂南寇。蕪黃欲斷江。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自。斷音短。

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蕪口。水經注。蕪水。源出蕪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蕪口。入于江。信其吉翻。沂蘇故翻。

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蕪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

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置永安郡。後廢為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信

乃得前。後信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信。巨乙翻。朝直遙翻。少

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斂力。瞻翻。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江漢

之會。夏口。雅翻。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

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曉堅。堯翻。

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

烈兵勢稍挫。復扶又翻。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犒口。入魏境。

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宋白曰。永濟縣。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曆七年。田承嗣奏。分

遣王邳見悅。約會館陶。偕

新書李
三萬此
取舊其

行度河

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城東稍北

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

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謂先為馬燧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資

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

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

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奇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

司禮侍郎猶天朝禮部侍郎

滔聞之大

怒曰田悅逆賊曷在重圍

龍重直翻

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

晝夜赴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

天子我辭不受

事見同上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節辭不出即日遣

馬寔攻宗城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

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強縣於此後周復於此

楊榮國攻

冠氏

去年張孝宗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

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

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

器皿車牛以去

紇下沒翻帝音亦三勝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分兵置吏守平恩永

濟

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州

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罷頭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

翰義僖之七世孫也

盧義僖仕元魏當靈后臨朝時不附徐鄭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

環音定

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

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

滔縱兵大掠

又拔武城

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

在州東五十里

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

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

遣馬寔將步騎五千

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

異曰考

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

貢獻之物勝日瓊林大盈庫

貯直呂翻

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

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畧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

橈叔教翻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

乘繩證翻

同車本末

師初降降讀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百物無儲外扞兇

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堞達協翻枕職任翻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

卒伍輟食以啗功勞啗徒濫翻又徒覽翻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

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悉詳體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

方興譟怨謗也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恒戶登翻其患難

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難乃且翻好呼到翻樂音洛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咨咨嗟也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重直龍翻般於謹翻追戒平

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令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

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

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上即命去其勝去羌呂翻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

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監工衙翻橫戶孟翻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

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應乙陵翻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此必慮杞貶逐之後蕭復方有是言更工衡翻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

不能蕭復蓋樸而直者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

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序其事

於此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

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鄂五各翻使疏吏翻既而劉從一及

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

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

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意者

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上時掌翻行下孟翻至

通鑑卷一百二十九

十一

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

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為事自相反者。為自相矛楯。楯。食尹翻。

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聲。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偽。子。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

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爲詐。謂之逆詐。冤莫

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糅。女救翻。忠邪靡分。茲實居上

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又翻。辛卯。以王

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

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恒。戶登翻。使。疏吏翻。校。古救翻。射。寅謝翻。以山南東道行軍司

馬燮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

誠軍節度使。以趙州與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曹州刺史李納為

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建節。故先叙其本職。而加

以新命。耶音運。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

以其眾授之。李勉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辛丑。六軍各置統

軍。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錄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秩從三品。以

寵勳臣。從才。用翻。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

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吐。從。噉。入聲。

本紀六
有詔
紀三
作
庚子
先
辛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六 起開元二年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

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諡神至翻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子恤翻射寅謝翻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

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滑州刺史李澄

密遣使請降 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

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戊白馬 汴皮變翻白馬滑州治所召澄共攻

下同二

寧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

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

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混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同

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西。希烈圍寧陵。渴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

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

寧陵。舊栖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而及其坐幄

坐才。希烈驚曰。宜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

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

泚且禮翻。又音此。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

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侯古翻。剽匹妙翻。滬

一月。既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

其眾。勞力到翻。騎奇寄翻。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將即亮翻。李懷光

既脅朝廷。逐盧杞等。事見上卷上。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

晟獨當一面。惡鳥路。翻下同。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魯水翻。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

賊若固守宮苑。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易以今去其

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

未秣。士未飯。飯扶晚翻。豈可遽戰邪。邪音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

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

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

不進。逗音豆。考異曰。實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十一月癸巳

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上屢遣中使趣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

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將即亮翻。數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

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泚且禮翻。又音此

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

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

其走路耳。兵法圍城。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下戶

音錯

下同二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二

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

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缺古穴翻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

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

力將即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

受指蹤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

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若懷光氣和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

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蕃入聲吐蕃相尚結贊相息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

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

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

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

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

親信此三害也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竟不肯署

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勢窮援絕引日偷生

自據長安居白華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

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醴泉鼓行芟翦易若摧枯所

以衝翻易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

謀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解戶買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

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易弋鼓翻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晟

正翻衝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

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臣猶慮有讎覆因

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千從

全唐文
沈作誦
齊書本
傳同此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三

容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

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

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戶嫁翻。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

猶言事因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

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

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

陳結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讀曰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

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

屬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

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

麗其營。比毘至。翻。近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為四軍。帥所類翻。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言懷光之軍。最彊。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最彊。微惠元四人。並為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

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

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嫌

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呂翻。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

而允覆。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覆亡之禍。翹足可期。

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疚病也。太上

消慝於未萌。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

垂成。難乃且翻。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

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晟成正翻。嗔。時制翻。啗也。它日雖有良圖

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拯救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少詩紹翻。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

犄角。泚。且禮翻。犄。居曠翻。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

此本所全傳同

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趙宣子之言。先悉薦翻。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之言。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

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

不免悵望。悵。丑亮翻。怨也。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自咸陽東。就李晟也。恐因此生

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且更俟旬時。旬時猶言旬日也。辛酉

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李晟

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

大界。而言。請以裨將趙光鈺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裨。寶彌翻。將即

亮翻。洋音祥。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又音如字。上疑未決。欲親總禁

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趣讀曰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

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

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問古。覓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

食。賜鐵券。實食。食實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使疏吏翻。卞

邠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邠志誤。幸奉天錄。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

地曰。聖人疑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耶。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

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朔方左兵馬使張名

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使疏吏翻。朝廷所遣

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

富貴它人。何益哉。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它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我今日必以死

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

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

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乃者猶言昨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

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曼翻。懷光所

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拉。落合翻。右武

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

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義。詣行在告之。泚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郃古到翻。史炤曰。郃姓也。出自周

新舊書本
世義傳
心作狂
新舊書本
世義傳
心作狂
新舊書本
世義傳
心作狂

文王子封郃國。國在濟陰。晉有尙書高昌郃久。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瓘上聲。瓘七罪翻。瓘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

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

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

而去。擣力竟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異曰。郃志曰。懷光投鐵券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郃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瓘。瓘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尙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宣翻。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嚴門關出入之禁。以防不虞。從臣皆密裝以待。史炤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從才用翻。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晟成正副使。疏吏翻。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

幸梁州。梁州古漢中。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

迎衛。至整屋。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整屋。而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不指定一處也。整屋音舟室。將即亮翻。誠將音同上。又音如字。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誘音酉。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奏表。上語之故。勛許云翻。語牛倨翻。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

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

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褒北谷曰駱。駱奇寄翻。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與燃同。藁禾稈也。軍士皆往附火。勛乃

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從千容翻。錯愕猝然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

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仆方遇翻。擐也。擐戶慣翻。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

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舊書
梁州
作東
衛

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讐服。令力丁翻。讐之。涉翻。失氣也。勛送用誠詣

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將即亮翻。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期過。愆也。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

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泚且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

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遊懷為郭寧留後。懷古回。將即亮翻。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瓌。遊瓌蓋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為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促。

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邠卑曼翻。昕許斤翻。璿似宜翻。河中有呂鳴岳。振

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潼音同朝直。遙翻。覲音兪。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守其地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

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在行營。將不肯稟命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無以制朱泚。對曰。陛

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足以誅泚。况

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達奚小俊。今從實錄。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令力丁翻。乘繩證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

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考異曰。邠志。二十卒物色我軍。遊瓌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真己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真

同永嘉之勢。因潯然流涕。渾瑊對曰。雖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退。及上於盤屋。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

將士狼狽扈從。創直遙翻。將即亮翻。戴休顏。狗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兵部侍郎劉

廼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說式丙翻。凡再往。知不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新書李懷光傳

可誘脅誘音酉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將鎮仕唐為工部侍

郎故云亦忝列曹為泚所得不能死而受泚官自愧不能捨生取義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扶復

又翻蘇遺物汚鳥歔歔而返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廼聞帝幸山南博膺大呼呼火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劉廼以乘輿播遷浸以益遠故自絕於衾衽之間太子

少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

仕泚矣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泚苟性命而貪祿利也善於此時亦云殆矣少始照翻盤屋音舟空

尚長懷光遣其將孟保孟廷實今從實錄息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

南山邀車駕達將即亮翻又如字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盤屋疏使

吏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

過古不翻又古臥翻將即亮因目增曰目增示之以意欲軍士未朝食

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

縱之剽掠給蕩亥翻貯丁呂翻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

不及還報還從宜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實錄曰纔入駱谷懷光遣其將孟保等

曰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與懷光皆黜之河東將王權馬彙引兵歸太

原將即亮翻彙于貴翻權彙人援見上卷上年以上李晟得除官制拜

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加同平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

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

計城隍即為東渭橋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

光軍幾盡先悉薦翻度徒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

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泚且禮翻又音內無資糧

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

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遺唯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

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惡女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

賦斂斂力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

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羨代乃流涕誓眾

舊唐書
下北

縣目有
諸縣二
字紀事
本末同

決志平賊

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敗事並見前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

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

福偽于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

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

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

僕射必殺我僕射謂田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讀帥

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

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

射呼火故翻下眾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眾分裂殺之扈寧來

及戟門遇亂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

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

相公恩先相公謂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

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

寧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

數日眾乃知緒殺其兄田悅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悔立之而緒已立無

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

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

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執憲大夫猶天朝御史大夫將步騎五千助

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

剽掠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

詣貝州送欵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

新書本
紀突悅
舊書在
四月乙
承嗣田
本末同

侯節度使升聽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夜刺殺僕

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

之約緒召將佐議之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

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

德背蒲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跂去智翻舉况

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

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

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幸山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

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知之以載休顏代領

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

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

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

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

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

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

度蓋當時出幸倉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邠州耳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惡烏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

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

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強其問計於賓佐節度

巡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

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

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

光乃說其眾曰說式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

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

聽爾俘掠眾許之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至

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

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爲泚所賣愆怒憤耻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

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懷光

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懷光

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

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朔方軍平安史拒回

盡忠力一旦從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

異本此
軍下此
且舊書
一且舊書
字且舊書
傳且舊書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紀事本末
但傳日

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說式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

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

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

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所以衆去。則邠城

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

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

將即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戒劉禮等。衷甲而入。昕小

史李岌。密報遊瓌。遊瓌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

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中懷光自咸陽燒營走遣楊懷賓奉表以聞。

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

子旻在邠邠卑。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

以自明也。遊瓌曰。殺旻。則瓌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

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朝直遙翻。晟成。聞之。泣

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

囚之為後赦朝。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

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

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

逼乘輿南幸泚且禮翻。又音。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

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

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郢傳

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及富平懷光將歸河中。郢

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

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

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必潰。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

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刺史李紆懼。奔行在

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

通鑑卷一百三十

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

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迂

上意。數所角翻。迂五故翻。盧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卷上年。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

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

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為上追仇陸贊。盡言而貶。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

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

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聲援。若幸

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

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

用。捨大謂捨輿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

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

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史言嚴震供奉車馬無闕之功。辨讀曰辦。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

心惡之。惡其殺張鎰。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下也。惡烏路翻。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

恐生窺伺。伺相。吏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遍翻。留之

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瑊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

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帥所類翻。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

書云。元惡大憝。亦惡也。音徒對翻。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

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又翻。僅通王命。唯在褒

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

阻艱。南北遂將復絕。復休。正翻。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

中。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背蒲。妹翻。儻或楚琳發憾。公肆

猖狂。南塞要衝。塞悉。則翻。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咽因。肩翻。

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預曰衷中也陸德明

或丁仲翻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

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行下孟翻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

皆省思。省悉景翻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

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

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奴教翻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

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

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

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

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

免。將即亮翻。貸來戴翻。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

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鄴。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曜。候。郢。部。乃。諷。以。逆。順。曰。人。臣

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

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璣震懼流淚氣索明年郢與都知兵馬使呂

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問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

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寶錄懷

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己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授太子太保。其

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

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

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

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

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是亦反也。攻而

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瑊

鄜音夫華戶化翻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

書遺晟。遺唯季翻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為賊于偽翻。間古莧翻立

激士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陝失前

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役者輓輸。凌築之事。庚戌。以魏

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帥讀。崔

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

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鍾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

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

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唐

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浮圖也。為于偽諱。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要

也。上都謂長安。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上使謂陸贄

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

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亮諡。處昌呂翻。贊上奏。以為公輔任居

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

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

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玷都念翻。玉病也。又

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讒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

而心不求寤。謂徒牧翻。謗也。書呂刑曰。德刑發聞。惟腥。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

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臯陶謨。

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

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爭諍。曰諍。

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數紂之罪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為取

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又曰。假有意

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

舊書本紀無吐蕃二字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五

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鳥路翻。又如。

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義翻。是乃掩己過而

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

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為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吏翻。朱泚姚令言數遣人

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誘音酉。使疏吏翻。河清皆斬其使者。大

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為涇原

節度使。將即亮翻。考異曰。節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泚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援。尚結贊曰。節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三千

赴于泚。公吐蕃乃以三萬餘從之。李楚珣使石鐘以卒七百人從泚。進收武功。遂居

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泚公禦之。陣于東郊。石鐘以其卒降。旻於

陳。泚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節帥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眾追泚。公遂為吐

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

有功。將以田希鑿請命於泚。泚授希鑿涇原節度使。賜金帛。使和戎。西戎皆受賂

焉。希鑿疏涇將之不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由彼直不許。按希鑿殺

河清必有宿謀。或為此說。言以驚衆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節志。上

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梁州在西南。岐雍在山北。率非良士。有邢建者。

論說賊勢。語最張皇。皇大也。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今已

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

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

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音良。復扶又翻。其略曰。以一人之聽

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

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

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阮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漢高豁達大度。天

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踈同。然而項氏以

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

荆軻奮其陰計。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見事

祖建武四年。漢世。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

一本兩字作

上字音

唐書考
異云節
餘慶碑
神道碑
人云

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免追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蓋徐刃翻。詩王之蓋。臣毛氏傳曰。蓋進也。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事見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為子偽翻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

府遂安

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過亂原以張慮。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

左僕射李

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

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蓋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

韓

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

事。丁卯。義王玼薨。

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

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

復扶又翻。

為子偽翻。說輪芮翻。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

復扶又翻。儻旬日不救。

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

張孝忠時鎮易定。

滔連三道之兵。

三道。隴州。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

恒州常山郡。

武俊居之。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

自常山南。

至趙州者恒冀巡屬。又西南抵邢州界。即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

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

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

朱泚竊據。

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

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

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

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勅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難乃且翻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真第十。故呼為十兄。曷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問古莧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役決為十兄破之。決為于偽翻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袂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七 起開元甲子五月。盡肅宗乙丑。凡一年零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萬年京縣屬京兆。繒

慈陵。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改御袂而御衫。衫單衣也。將即亮翻。韓滉欲遣使獻

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混呼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絃文繒。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

擔都濫翻。肩負為擔。天子所至。為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混喜曰：君能相為行。為于偽翻。請

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備。已羅門庭矣。待

里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籌。厨籌當作厨籌。滉皆手筆。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上有使
同字

綱目
下有百

舊書本
紀乙丑
上有四
月二字

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史言韓混又運米

百艘以餉李晟。艘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玼劄訓曰：上初至梁州

尚未春服。月末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

史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將即亮翻。叩擊也。船邊曰舷。音胡田。

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橋。設居候翻。引滿。比必利翻。及也。盜不敢近。近其時關

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混為人。彊力嚴毅。

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衣於既翻。絹與椽翻。練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絹。俗亦謂之絹。破然後易

吐蕃既破。韓旻等。吐從噉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

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

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

此且禮翻。又音此。壞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衙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吐蕃傳亦同。邪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郿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既受此賂。遂引兵歸國。城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少詩 沼翻 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

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蕃遷

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使疏致令羣帥進退憂

虞。帥所類翻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乘其虛。躡其後也。躡尼輒翻欲待之合

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

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

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遺唯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

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

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戡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

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

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

戡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

異本
流全
作調
本條

全唐文
人作之
綱目末
事本末
位同

文作條
紀事本
末陸本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聞條分也 費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 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

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史昭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贊

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

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

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

否臧皆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

也臧作郎翻善也必子賤爲單父宰請吏於魯疾魯疾使二吏

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疾魯疾曰此謂吾繞其政也 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 又曰傳聞與

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

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

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倓薨

宗子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爲徐沂密觀察使洧卒高承宗代之

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

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

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

道我坐食德棣之餽餽音運糧 依營而陳陳讀 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

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蒲 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滔

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

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爲于僞 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丘觀回紇爲大王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爲于僞 布雄曰大

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允豫不

擊允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允豫未決章懷太子賢注曰允行貌也義見說

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翻毛晃曰允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全唐文
有或字
紀事本
末陸本

全唐文
有或字
紀事本
末陸本

下同

舊事朱
洛琳此
作珍琳
取武俊
傳子俊

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尤韻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

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

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曰陣下同武俊引

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

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

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

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趣七喻翻下同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

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

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

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

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

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音耕翻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

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

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卷建中三年滄

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請歸恒州孝忠遣

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

為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

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

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

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

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

燕南記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

遣人招華更工衡翻迭也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

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炤曰阻澀也澀不通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

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翻下同遣宇奉表詣行在上

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取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薦翻。徒協翻。覘丑廉翻。皆為邏騎所獲。邏郎佐翻。巡察者也。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禁翻。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

標本紀
及李晟
傳乙未
下宜有
夜字

毛本新
書傳詳
作銑監
本及舊
書同世

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敗補。乙未。李晟移軍於晟泰門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誑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騎元光之兵。華戶化翻。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白華殿。門也。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又翻。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賊數敗。已破膽。數所。角翻。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眾於瀋西。敗補。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必將騎兵。必翻。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

直抵苑牆神鼎村按新書李晟傳神鼎村在苑北嘉古牙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

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塞悉則

刺七亦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

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必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

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

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

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呼火相公來賊

皆驚潰涇原將士素畏服李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先

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欵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

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帥讀曰率光晟送泚出

城還降於晟降戶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

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令諸軍曰晟賴

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

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

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尚可

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票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

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

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敗補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

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

之東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丹鳳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

之西為建福門又西為興安門也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

人屯安國寺程太章曰章敬寺在東城之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

鈺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

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使六月癸卯李晟遣

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祇

謁寢園鍾籟不移籟其呂翻說文曰籟鐘鼓之拊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柷

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上泣下曰天

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

案目錄
己亥晦

本紀及
下有傳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一

之二字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晟在渭橋。熒惑

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為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

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

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

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又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為羸。失次而下為縮。萬一復來守歲

又復扶。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

隨道散亡。比至涇州。元必利。魏及也。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謂

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朱泚以田希鑿為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奈何臨危相負。使

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

言。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趣七。喻翻。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其

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射而亦翻。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季

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

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裏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裏頭內人。贄上

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察仄。介翻。而首訪

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

則何有。所賜城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

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箋。蒸。衆也。黎亦衆也。勞

力到。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

人。考異曰。袁皓與元聖功。錄載李晟奏。宥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著黃之中。偽令仍及。堅臥當節。即懼嚴

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汗俗。尚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

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於一身。實恐玷于先烈。況臣總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

陳誠効。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

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又表

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劉廼事。見上卷是年二月。蔣沈。已酉。以李晟

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孤各遷。官有差。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

御史中丞。田希鑿為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為

二書本
有突上
二字

府號
始此
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賞扈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衛之

舊書本
傳巨上
有今日
綱目記
事本末
陸本皆

也。功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鄠道元水經注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丘最賜

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

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

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

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

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以平物

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

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乘繩證翻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

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

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論所以

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衡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不如奠

枕京邑。史昭曰奠枕安枕也。楊子曰奠枕于京。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

安敢輒有旅拒。史昭曰旅衆也。拒捍也。謂率衆以相捍也。復勞誅鉏哉。復扶又翻戊午。車駕

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昭曰綜總也。理治也。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

招諭李懷光。此唐之中世。閭閻之常態也。華戶化翻。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

罪。理治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

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欵。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

書郢元官。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瓘七罪翻。請束身歸朝。朝直遙翻。庚辰

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懷光除見上卷本年三月。詣河

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士。懷光所部也。壬午。車駕至長

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從才用翻。李晟駱元光尙可孤

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見賢通翻。

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

為于偽翻。掩面垂涕。謂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上時掌翻。至宮。每閒日。閒讀曰閑。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隻日謂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之閑 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

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

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

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

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

於厲鄉。走之。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鄉。九

域志。隨州厲鄉村有厲山。今自秦陽至厲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

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

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讓。宜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

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節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特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

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己。復治

兵。為拒守之備。復扶又翻。治直之翻。辛卯。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二見

百十九卷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二見

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炤曰。泌兵媚切。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

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

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西省。中書省謂之西省。

朝野皆屬目附之。屬之。欲翻。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

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

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

將也。將即亮。翻下同。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

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

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談守盈也。使疏吏翻。

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魘於。琰翻。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梟古。堯翻。使

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二十九卷。本年正年。許成功

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

綱目伊作安

一作本夕

異本無其字。下。李。及。本。同。

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忠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

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及十

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弩失畢。五咄陸。凡十姓。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謂東

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為唐固守。為于偽翻。近其斬翻。誠可哀憐。一旦棄

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

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事見上卷本年

四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

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

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早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

璨。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

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

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

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師。常為亂根。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之

亂。既而田希鑿。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奏請往理。不用命者。理即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

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

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

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先悉薦翻。懷光遣其將徐庭光

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官。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

敗補時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徒洛翻。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

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有河南令要鏡。牙將毛朝

敦守隰州。朝直遙翻。敦音揚。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

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赤狄。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

有慈烏。成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

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

新書李希烈傳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軍行營副元帥渾戶混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于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師所類翻陝失冉翻

使疏吏翻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鄜坊節度使

唐朝臣合兵討懷光鄜音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

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

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江故上使燧

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

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

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

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翻鎰弋

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斌音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

軍上表待罪上時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

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今為懷光所

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

及賞錢皆當別貯貯丁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

自貶以討李希烈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其檢

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

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

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

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樂音洛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琇珪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

五卷大曆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

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

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攝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即亮翻監古銜翻考異

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

也今從實錄

一本下
同二下

戊辰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近其萬

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

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

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

還鳳翔。希鑿不復疑。復扶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

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

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

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

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

鑿曰：唯唯子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孽。考異曰：舊晟傳曰：晟至涇州，

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鑿於涇州。實錄：閏

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鑿為南院卿。丁丑，晟誅希鑿，今從之。晟入

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

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翟長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

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李澄請降事甲午，以澄為汴滑

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己巳，上以澄為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

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

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

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

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

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為邑兩軍之士日有忿鬪。鬪許敵鬪也

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

馬寶鼎薛珏為汴州刺史。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

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

不應尚為相。亮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本紀歸
子國原戊

綱目無
下歲字

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

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睢陽宋州悉舉其衆以授之。

卒平大梁。卒子恤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

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疑之。以

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事見上卷且鎮

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

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督手援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陞

下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爲言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

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

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卿

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

親。省悉景翻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

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願上時乞

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朝直遙翻下同上曰。朕方欲用卿

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累以鼓翻泌退。遂上

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爲于

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

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

如何其爲朝廷。爲于僞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

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戶嫁以解朝衆之惑。面

諭韓皐。使之歸覲。歸覲者歸覲省父母也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

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

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比毘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

復信矣。復扶又翻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語牛宜速致之。皐至潤

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

朝。皐別其母。啼聲聞於外。聞音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

陳少遊時鎮淮南

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

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翻。又如字。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賢。勉等退。復

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請以阜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掛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

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

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王制之言。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也。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

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

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究言陳少遊。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

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殮之。殮。渠。各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

下綱目。等五字。明專本。紀陸本。末同。並書。復傳。是五字。為有。

注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

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幾居給事中袁高

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變輿播遷。海內瘡

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工更

衡下更同救。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肯書且奏。杞極惡窮凶。百

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復扶上不聽。補闕陳京

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建中二年。盧杞為相。四年。貶。百揆失叙。書舜典。納于

叙。孔安國注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

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

光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

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

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闢。易如字。辟易

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

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

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

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當丁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

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

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袁恕己與張柬之等三月

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

歸劉洽。李澄得鄧州。故以鄭滑節度授之也。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誠縣名。隋置。唐為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

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鄜。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鄜抗言逆順。無

所慙隱。懷光囚之。鄜。邕之姪孫也。李邕以讒死馬燧軍寶鼎。敗懷

光兵於陶城。敗補遺。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鄆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

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

王阜為荆南節度。節度之下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

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

新書本紀三月未二下

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更工 韓遊瓌請兵於渾城。共取朝邑。朝直 李懷光將閻晏欲

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

軍以討 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喧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

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

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偷延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

史。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西川節度使。為韋臯以功烈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

素得衆心。故滔死而 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棘 度支資糧

匱竭。洛徒 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

晟成正翻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

少兵則不足隄防。少詩 忽驚東偏。同州在長 何以制之一也。今

赦懷光。必以晉絳慈濕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濕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

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吐從曠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 皆觀我疆

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

窺覷之心。三也。視音 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解謂

奉天園勳賞 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

新書
傳云
五精
兵請

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

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殍彼 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

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

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

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

月糧。必為陛下平之。燧音遂。刺直遙翻。必為于僞翻。考異曰。鄴侯家傳稱李

之上曰。未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

男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肝食伏望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炆同列然其兄弟素不保有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炆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臣令以炆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燧令其取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語之曰此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疆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踴躍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欲於滔俊之下作個疆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腹下皆敬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不忠勳退不能効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建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東身入朝矣若以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忽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枕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為遲暮亦可而竟如醉如斃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宮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即可

一本敕

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請其為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真之時握十萬疆兵收復功在他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踴躍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此有解重圍之功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擲筆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上曰當盡用卿言光矣非實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必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草書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開者先公因對香為奏之又諷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論今乃果然比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讜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實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筆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泌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與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晉憲言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與師伐之師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公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郝志曰七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

一本傑

之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逆使朕再選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 上許之。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

奚抱暉。 鴻殺節度使張勸。 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 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 上謂李泌曰。 若蒲陝連衡。 則粹不可制。蒲李懷光陝謂

抱暉 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絕矣 不得不煩 卿一往。 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 上欲以神策軍送

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 對曰。 陝城三面懸絕。 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 臣請以單騎入之。 上曰。 單騎如何可入。 對曰。 陝城之人不貫

逆命。貫讀與 此特抱暉為惡耳。 若以大兵臨之。 彼閉壁定矣。 臣今單騎抵其近郊。 彼舉大兵。 則非敵。 若遣小校來殺臣。 未必不

更為臣用也。校戶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 馬燧入朝。 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 使陝人欲加害於臣。 則畏河東移軍討之。 此亦一

勢也。以形臨之 上曰。 雖然。 朕方大用卿。 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 當更使它人往耳。 對曰。 它人必不能入。 今事變之初。 衆心未定。 故可

出其不意。 奪其姦謀。 它人猶豫遷延。 彼既成謀。 則不得前矣。 上許之。 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

語之曰。 主上以陝虢饑。 故不授泌節。 而領運使。 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 陝州行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

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八里夏戶雅翻 若抱暉可用。 當使將之。 有功則賜旌節矣。 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翻 抱暉稍自安。 泌具以語白。 上曰。 欲

使其士卒思米。 抱暉思節。 必不害臣矣。 上曰。 善。 戊申。 泌與馬燧俱辭行。 庚戌。 加泌陝虢觀察使。 泌出潼關。 鄠坊節度使唐朝臣

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朝臣時帶鄠坊節守潼關 曰。 奉密詔。 送公至陝。 泌曰。 辭日奉進止。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

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以便宜從事。 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 來則吾不得入陝矣。 唐臣以受詔不敢

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 來則吾不得入陝矣。 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唐臣當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

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

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沔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此此宰相之口宣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為宣也因疾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丑泌宿曲沃將佐

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

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

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

事者屏必鄧翻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余謂煩

碎之言帥所煩謂維碎也此煩言謂維泌到自妥貼矣史炤曰妥安也貼伏也亦作帖不願聞也由是反

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翻明日召抱暉至宅語

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將吏請節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

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齎版

幣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

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

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

中使至陝必使誅之復扶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

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八年張齊丘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

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牟那山鉗耳鬮之北歲

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

已入陝而還壬子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大旱漏漉

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

...

...

...

...

...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